

李康博 李孟達

訪

採問：在俄國理解剖時，您對那「剛
剛消失的「生命」有何感觸？
答：我想「更進一步對生命的了解
」是自古醫學家所欲追求的答
案。而病理解剖，是運用科學
方法客觀地去探求病人的死因
，對那些貢獻自己身體供解剖
的人，我們應致最高的敬意。
所以我們每年舉行的慰靈祭都
是很誠懇很莊嚴很重視的。解
剖的方法似乎很殘酷，但所得
的知識更可確保人類生命的延
長，我想這也就是所謂「創造
繼起的生命」吧！

黃德修先生，為本校專任副教授，去年曾赴日本研究一年，此次訪問，乃希望同學們能由此對日本的醫學教育，能得一大概。

日本醫學教育

談

黃德修先生

訪

問：請問您這次到日本，主要去研究些什麼？

答：我這次是到慶應大學去學習關於電子顯微鏡的應用。

問：電子顯微鏡對病理研究的重要性如何？

答：在 Light microscope 下，也就是一千五百倍以下，不論組織或病理上，經歷年來先輩的研究，已經了解得差不多，電子顯微鏡的發明，使人類對生命的了解更邁進了一大步。現在病理上的研究可以說非有電子顯微鏡不可。也因為一下子放得太大了有很多問題尚得解決。這方面的研究，前途是非常輝煌的。

問：慶應大學病理科大略情形能否請您說明一下。

答：主要和我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很注重研究。單就病理室一年的研究費達四百萬元。不過日本私立大學的收費也高，大約是公立的二十倍，所以他們的經費比較充裕。慶應有一千一百個病床的附屬醫院，比台大醫院還大。

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工作的研究員都是不拿薪水的，這點也頗能看出日人對求知的熱誠。

問：日本的醫學教育有何特徵？

答：日本的醫學教育，就研究觀點而言，和我們頗有差異；他們所注重的常是專門而且深入的。因此教授上課時都就他們所研究的項目演講，就好像我們這邊聽一些教授的「專題演講」一樣。所講的當然都是很專門很瑣碎有點鑽牛角尖的東西，學生們不容易懂，所以上課的人數常常不到三分之一。至於一般性及一些應該知道的知識，那就需要學生們自己去看書，自己去瞭解。台灣的教學

方法剛好相反，教授教給你的是一般所應該知道的。深入的了解則須賴自己。實際上說來，日本學生真正受醫學訓練是從畢業以後進入各科受專門訓練開始，大學期間可說是自我準備。

問：兩方面比較孰利孰弊？

答：很難比較，以個人作單位言，我們比他們強，但他們如果將每個人集合起來，作用力量當然非常大。以我們目前的環境而言，他們那種方法是不太適合。

問：日人是否仍存著英雄崇拜的思想？他們對教授的看法如何？

答：教授在日人的心目中是很崇尚，很受尊敬的。他們對「第一」非常重視，凡是拿第一的人就被當作偶像崇拜，即使第二的相差甚微，他們仍是忽視「第二」。因此教授成為醫學生及醫師所寄望的最高目標。但粥少僧多要爬上寶座並不簡單，雖然你能力很強，但只要前面有許多年資較高的人，你就是有機會，恐怕一輩子都排不到。

問：這樣是否也存在一些教育上基本問題？

答：是的，年老的不退休，年輕的就沒有上遷的機會。日人求知的熱忱固然高，但一些不拿薪水的研究日久不升遷生活當然成問題。同時，教授是權威，研究員研究成果都須藉教授名義發表才受重視。這樣許多人默默無聞工作了许多年，前途卻茫然。尤其近年來，這些問題日趨嚴重。去年日本許多大學發生暴動，雖然一部分是由於左派的煽動，但學生不滿現有制度也是一大原因。

問：醫師在日本的地位如何？他們

在公醫制度上作得怎麼樣？

答：在日本，醫師的地位仍是很高，普遍受尊敬。因為他們是專家，而一般人對權威是很信服的。由於公醫制度的推行，醫療糾紛很少發生。但有一現象；一般開業醫都不願多做工作。每天看一定數的病人就去休息，時間外去找他是極不樂意的，他們認為再多作點事，又不能多賺錢，變得十分現實。不僅如此，一些商店也有此現象，實在缺乏人情味。

問：在醫學院而言，一二年級的功課比較輕鬆，對於課外生活您有否建議？

答：我覺得應該看點有關醫學方面 Common Sense 的書。日本人喜歡看書，在公共汽車上不是靜坐養神就是在看書。他們書多便宜，可以說看完就丟掉，再買新的來看。像這裡有一本“Virus 之世界”在他們知識水準略高的人就會買來看。

問：另外在語言方面的充實是否重要？

答：英文當然是不可缺的，像新聞週刊或時代週刊這些雜誌內都有一些醫學報導。至於第二外國語，立志到歐洲方面進修的當然要學好德語，但是台灣跟日本位置相近，精通日文實在助益很大。

問：病理解剖的病例在本校是否很多？

答：我們每年約有四十個左右的病例，對一個沒有附屬醫院的醫學院算是差強人意了。慶應大學每年有四百多個病例，在台灣 Case 較少也與法律有關。在菲律賓只要醫師認為須要就可以解剖。